

“会跑”的人参

听说过没？人参“会跑”。不相信是吧？而今，大概没有人肯相信这个近乎“荒诞不经”的说法了。倘若不是从小生在参乡、长在参乡，我自然也是万万不信的。

古往今来，人参一直被誉为“鬼灵精怪”的雅号或神力。既然是“鬼灵精怪”，那么它“会跑”是不是就在情理之中了？或许，看看历代医书且恭且敬地为这株“神通广大”的“草”的命名，也可窥见一二。人衔、鬼盖、地精、神草、仙草、土精、人微、玉精、百尺杆、金井玉兰和孩子参等等，哪一个名字没有被赋予“神性”呢？即使是卑微一点的身份，也该是个能魅惑人的“鬼怪”吧？

更何况它还顶着“百草之王”的冠冕呢？

然而，同样为“王”，人们对它的顶礼膜拜却远远超过身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谁听说过老虎是“仙”呢？何为“仙”？仙者，“山旁立一人”也。大概可解释为，归隐山林修行悟道之神人也。这显然是说，人参属于智慧生命嘛。当一株草被上苍赋予智慧之名，咋会不“神”呢？

承载人参生长记忆的年轮，也被赋予诗意之美和神秘色彩。一年生的人参只长出一枚三片掌状复叶，俗称“三花”；二年生的人参长有一枚五片掌状复叶，俗称“巴掌”；三年生的人参有两枚掌状复叶，称为“二甲子”；四年生的人参有三枚掌状复叶，称为“灯台子”；五年生的人参有四枚掌状复叶，称“四品叶”；六年生的人参又多生出一枚掌状复叶，称“五品叶”。长有六品叶的人参属于参中翘楚，极为罕见，冠名“棒槌王”。按理说，到了“棒槌王”这儿就该到头了吧？

可是没完呢，凡事皆有例外。例外是咋回事？别忘了，它可是“百草之王”，所谓“王”必有王道。人参的王道，是它居然可以冲破“六品叶”这个“藩篱”，再生长出一二品叶来。就是说，七品叶、八品叶的“棒槌王”更是尊贵无比，尊容难见了。

神乎其神吧？当然神乎其神。如果说，向阳而生是万千生灵皆有的本能，那么“向死而生”，则是人参独有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大神通。野山参的芦头由多个芦碗紧密相连，每个芦碗上都储备着后备芽苞。倘若第一个芦碗遭受不幸，其后芽苞会立即接替，继续生长出新的芦碗。即使后代的芦碗也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断裂，野山参依旧不会因此而消亡。再经过若干年，新的芽苞将重新萌发。如此看，即使其身陷倾覆之境，亦可透过须子和芦的生长复苏而获重生。当它“涅槃重生”进入又一个生命周期，在曾经发现它，且在其附近留下记号的放山人眼里，它可不就是“跑”掉了么？

其实，那是一种生命力永远向上、绝不屈服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百草之王”的骨骼和血脉里。就这样，一株株“参”藏若虚、高“参”莫测的神草，由天地孕育，悄然成“王”。

一“见”封喉的绝世美味

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人参的亲“蜜”接触，是我还是孩童的时候。

那天，一个孩子的小手，在父亲温暖有力的大手牵引下，奔向那个残留着斑驳岁月痕迹的老厂房。那是家乡工厂制作“红参”和人参糖浆的地方。差不多百米开外，老厂房就“跳”出了民房的遮挡，进入了我的视野，而从老厂房飘来的特殊味道，迫不及待地钻入了我的鼻腔。那是蒸煮“红参”散发出来的参香，以及熬制人参糖浆溢出来的糖香。如丝如缕的香气，互相裹挟着涌向天空，涌向大地，涌向记忆里的那条小巷。

迄今为止，那是我的嗅觉享受到的第一号“极品大餐”。

父亲领我进入车间的画面，早已被旧时的风刮得无影无踪。那时，他和好友聊了什么，一个字也入不了我的耳朵，更入不了我的心，它们全都被我的耳朵、我的心挡在了“门”外。几分钟的时间于我来说，却好像漫长到要度过冬天里黝黑黝黑的长夜。父亲转身将走之际，角落里那个硕大的瓷缸散发出来的奇异香味，让我神思悠远，哪里还挪得动步子呢？

我并不知道，比我还高出一大截儿的大缸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个大缸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我的手旋即挣脱了父亲的大手，双脚不自觉地迈向那个大缸。父亲的那个好友，赶快往一个瓷碗里盛了两勺取自大缸的绛红色液体。父亲似要阻止，那人却说“小孩子吃一口两口不打算的嘛。别说小孩子闻到这个味道流口水，我一个整天介在这个车间里忙里忙外的人，不也是让这个味道弄得老是咽口水？”小勺子递到我的嘴边，哪里还记得进门时父亲的叮嘱呢？一入口，有点黏稠，有点滑腻，又有点甜到了顶尖的味道，一下子牢牢地“锁”住了我的心。

半个世纪过去，那个味道至今历历弥新。那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味道，它只在舌尖稍作停留，便冲锋陷阵一般迅速占领了味觉的领地，抵达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多少年以后，读了许多武侠小说，我才后知后觉，方知那个时刻是被美味“一”封喉了。小瓷碗和三下两下就见了底儿，那种味道却依旧不肯放过我，七魂六魄似乎已被它掏空。我像个小可怜虫一样，眼睛巴巴地望向那位叔叔，他在心中陡然间就树立起“高大”形象。他呵呵地笑着：“不是叔叔舍不得这几勺人参糖浆，实在是这东东西吃多了怕伤着你呀！”父亲赶紧再次拽紧我的手，道了声谢就匆匆离开了。

天涯咫尺与咫尺天涯

如果说，人参“跑”与“不跑”，全凭一念，那么，人与参“见”与“不见”，则全凭机缘。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遇见，想必是夙缘使然。那么，人与参之间的遇见，又何尝不是呢？

10岁之后有几年，我和小伙伴们经常说起的话题，几乎都与寻找野山参有关。那些乡亲们口口相

参之说

□初永春



传的、野山参有灵蛇护佑其左右的种种说法，在压迫感和好奇心此消彼长的驱使下，让我们滋生出进山寻宝、一探究竟的万丈豪情。不翻过一道道山峰，涉过一条条河流，不进入幽深、静谧的原始秘境，天上能随便掉下来一株野山参吗？于是，已经十三三岁的我，和六七岁的小伙伴，在盛夏一个周末的放学时刻，相约第二天去十几里外一个叫“王家窑”的地方去“放山”。

正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呢，身后的老林子骤然炸出一声“棒槌”！那声音瞬间在山谷里惊起一丝凉爽的风。按理说，只要有人“喊山”（指一同“放山”的人发现野山参后，第一时间喊“棒槌”告知同伴），同行的人要马上回应：“快当，快当！”之后，同行的人才再问：“什么货？”这时喊山的人方可告知同伴发现了什么货。接山的人要继续呼应：“好，拿着。”可是，那一刻我和小伙伴们早把家人叮嘱的“放山”常识忘在了脑后，竟没有一个人作出回应。并不是大家把规矩当成了繁文缛节，只是希望突然间被点燃，由此带来的兴奋劲儿，一下子将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小径上的少年个个精神抖擞起来，齐刷刷地回过头望向那个声音的来处。只见与我同班的“狗剩子”像个“小大人”一样，在距离那条小径只有十几米的地方，正儿八经地往一个“红榔头”的下方系红绳。见大家齐齐围上来，“狗剩子”的表情完完全全一副“猴子照镜子——得意忘形”的模样。我心里面立马不淡定了。不会吧？你个“狗剩子”啥时候变成“老江湖”了？这也忒诡计多端了吧？不只带了红绳，竟然还带了一把小镐头。而我和其他几个小伙伴“毛”都没带一根！嫉妒心作祟，我暗暗地想，几个小伙伴哪一个头儿不比你“狗剩子”高？哪一个名字不比你“狗剩子”响？什么“宝库”“大有”“长贵”啊，甚至还有有一个叫“发财”的呢，这好运气怎么就偏偏让你“狗剩子”撞上了？

现在想来，这宝贝花落谁家岂能设个因果关系？单说这“狗剩子”那天“放山”的虔诚之心，是哪一个小伙伴能相提并论的？也许他上山之前所做功课，已经和野山参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磁场感应也说不定呢。

记忆中，还有一段人与参互相奔赴的往事，在岁月静好的温暖叙事里泛出光芒。

那时，大姐的闺蜜正张罗着办喜事，要嫁的李姓人家有五子一女，生活自然是比较拮据。大姐的闺蜜嫁的是李家长子，偌大的一家人，对于那时流行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想必是绝不敢奢望的。可是就在大婚前夕，她的公公上山开荒时竟意外寻得一株野山参。并不富裕的家庭，竟然因为意外之喜把婚事办得又体面又风光，当然闺蜜翘首以盼的“三大件”就不在话下了。

后来，闺蜜的二小叔子大婚的时候，公公似有神助一般又带回一株野山参。家人沉浸在捡着“金娃娃”的喜悦里，谁也没有往别处想。此后，这位李姓老人还是重复着一个人上山开荒、补贴家用的生活日常。老人有个特殊习惯，多少年间的劳作，从来不肯让自己的孩子跟随他上山干活。

光阴易逝，岁月匆匆，李姓老人的孩子老三老四也相继长大成人。每逢孩子大婚在即，老人就会“恰到好处”地带回一株野山参，并把它拿到市集上卖个好价钱，再为孩子成家置办上“三大件”。三小叔子成家的时候，闺蜜

和家人就意识到这里面大有蹊跷了。三番四次在某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老人都能轻而易举捡到“金疙瘩”，是老天开眼了，还是老公公开了“天眼”？但是，即便是家人们猜到了奥妙所在，任你说破了天，老人也绝不肯吐露出“半个字”来。

当老人把老儿子、老闺女的喜事张罗完，就突然卧病在床了。老人离世前夕，老伴和儿女千方百计想套出他久藏于心的秘密。然而即使进入弥留之际，老人也只是承认他在一座方圆几十里的老林子里，发现了数十株野山参，而具体位置却三缄其口。最后，那个只有他一个人知晓的秘密，跟随他一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民间有个说法颇耐人寻味。据说，这野山参若与你有缘，即使它远在天涯，也会引你走近它，发现它，得到它。反之，即使近在咫尺，它也能让你视而不见。

千百年间，这“神草”在四季交替中，揽日月星辰入梦，在周而复始里，拥山川草木入怀。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山水之精粹被“神草”四时吸纳，久而久之“正果”自成。修成正果的宝物竟然既类人形，又“通”人性。在人类历史的浩荡长风 and 朗朗乾坤里，谁能计算它使多少人祛病消灾、延年益寿？谁能估量它使多少人手于垂危中延续生命，甚至转危为安？那么，它成为“长生不老”的代名词，“起死回生”的还魂丹，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千百年来，人与参的故事，无法道尽。山有灵，参有性，人有心。你以诚心对待一草一木，草木定会以丰厚馈赠回报人间。

一株灵草，一方山水，一段传奇，在白山松水间，在行板如歌的芳华里，静静生长，岁岁流传。

和家人们就意识到这里面大有蹊跷了。三番四次在某个特殊的节点，老人都能轻而易举捡到“金疙瘩”，是老天开眼了，还是老公公开了“天眼”？但是，即便是家人们猜到了奥妙所在，任你说破了天，老人也绝不肯吐露出“半个字”来。

当老人把老儿子、老闺女的喜事张罗完，就突然卧病在床了。老人离世前夕，老伴和儿女千方百计想套出他久藏于心的秘密。然而即使进入弥留之际，老人也只是承认他在一座方圆几十里的老林子里，发现了数十株野山参，而具体位置却三缄其口。最后，那个只有他一个人知晓的秘密，跟随他一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民间有个说法颇耐人寻味。据说，这野山参若与你有缘，即使它远在天涯，也会引你走近它，发现它，得到它。反之，即使近在咫尺，它也能让你视而不见。

藏在人参里的健康密码

野山参，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大地上最具神秘色彩和神奇力量的中草药。2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人参味甘，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而当代医药典籍《中国药典》（2025年版），对人参功效这样定义：味甘、微苦，性微温。归脾、肺、心、肾经。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养液，安神益智。

由此可见，这种基因里刻下护佑人类健康密码的神草，应用于中医药的时间，至少跨越了2000年历史长河。但是，还远不止2000年。据说，黄帝时期，它已经作为中医药的精髓被使用。果真如此，它与人类的结缘，已远远超越了4000年之久。

人参在幽远、静谧的原始之境，日日吐故纳新，慢慢长成。我的家乡——长白山余脉龙岗山脉，群峦起伏，河谷纵横，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时间风和日煦，岚气氤氲，滋养着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微风向阳的针阔叶混交林，柞树、柞树、紫椴、椴树、红松、白松等各种乔木挺立参天、遮云蔽日。其间相生相伴众多灌木、草本植物、藤本植物、地面蕨类、苔藓和大型真菌，滋养了白山松水间特有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群落。多种伴生植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风侵雨蚀中凋零衰败，在寒来暑往中化作肥沃土壤；阳光穿过林木间隙，斑驳陆离，那些光影交错的散射，恰好是人参生长最渴求、最适宜的热量；山中经年累月形成的土壤、空气、光照等生长环境，开辟出随时间、空间变化，不断进行能量转换、物质循环的生命衍生、再生通道。

千百年间，这“神草”在四季交替中，揽日月星辰入梦，在周而复始里，拥山川草木入怀。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山水之精粹被“神草”四时吸纳，久而久之“正果”自成。修成正果的宝物竟然既类人形，又“通”人性。在人类历史的浩荡长风 and 朗朗乾坤里，谁能计算它使多少人祛病消灾、延年益寿？谁能估量它使多少人手于垂危中延续生命，甚至转危为安？那么，它成为“长生不老”的代名词，“起死回生”的还魂丹，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千百年来，人与参的故事，无法道尽。山有灵，参有性，人有心。你以诚心对待一草一木，草木定会以丰厚馈赠回报人间。

一株灵草，一方山水，一段传奇，在白山松水间，在行板如歌的芳华里，静静生长，岁岁流传。



老东北记忆

□王长元

隔辈亲

小孙子脸蛋儿
像奶皮儿一样薄嫩
老爷爷脸颊
布满了沟沟坎坎皱纹
小孙子
喜欢“骑梗梗”
乐得老爷爷（哟）
就像脖梗上
驮了一块亮光闪闪的黄金

脑门儿
闪烁着光泽
眼角儿
荡漾着温存
鼻尖
挂满了喜悦
胡茬子
绽放着美滋滋，自自豪豪的欢欣
那泡热乎乎
尿在脖梗上的“童子尿”
竟成了老人家
心窝窝里最温暖、最动情的甘露

隔辈亲（哟）
那是实打实雷的亲
每个毛孔
都散发着血脉基因
中间
虽然有着一代人的间隔
那亲情（哟）
会朝着骨头缝儿里延伸

喜欢孙子
绝对没有一丁点儿水分
含在嘴里怕化了
举在头上怕吓着
……
抠抠搜搜的打酒钱
都给孩子买了冰淇淋
挺着一百八的高血压
还陪小孙子坐上高高的“摩天轮”

当年对儿子
哪有这么耐心
动不动就挥巴掌
有时还抡“烧火棍”
有一次用力太狠了
一脚踢过去
竟踢坏了“稀搭哈摔”的房门

儿子，孙子
为何有着偌大的区分
在老人的心目中
儿子——
顶多是块白银
孙子（呀）——
才是宝贝疙瘩一样的真金
培养好这一代
那是血脉延续的根本
养好小苗苗（哟）
才能使家业
永葆绵延不绝的青春

隔辈亲
那是两段时光的映衬
一段是
殷殷泛红的夕阳
一段是
朝霞漫天的清晨
两段时光融合一处
就能绵延香火，照亮世道人心

寻

寻韵吉林

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